



金色的年轮

散文集

目 次

春天的歌·····	李健君 (1)
彩虹从这里升起·····	赵 赴 (12)
家乡春曲 (两章) ·····	杨子忱 (19)
扁担的颂歌·····	林长征 (25)
煤海春潮·····	张中梁 (30)
浮泵的履历·····	刘丽明 (38)
金色的年轮·····	朱春雨 (45)
青枫·····	陈学德 (56)
钻天杨·····	李纶继 (61)
药花香·····	李健君 (70)
香飘翠岭·····	来今 紅山 (77)
南岭山花·····	周忠华 (88)
柴·····	刘德潤 (93)
土地·····	赵赴 馬犁 (99)
草原盛会数今朝·····	肖 牧 (106)



春天的歌

李健君

春天的清晨，孩子们激昂嘹亮的歌声从敞开的楼窗扑来，象条潺潺的小溪，流过我的心头……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人民忠于党……

歌声，把我带入遥想的境地，我的思绪也随之奔腾起来。我从孩子想到了英雄，又从英雄想到了孩子。自然而然地，又想起那个生长在山乡的女孩子——祝小梅。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冲淡我对她的记忆、怀念和期望。

祝小梅，你现在怎么样了昵？

——我望着庭前青枝绿叶的杨柳，只觉得她，胸前飘着红领巾，甩动着两只臂膀，从遥远的地方向我走来……

九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春光明丽的早晨，我乘火车回边疆驻地去。

临窗坐下，在列车的颠行中，我捧起了报纸，顿时，我的每一根神经都被它拽紧了。今天的报纸，登载着毛主席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光辉题词，登载着雷锋同志那张挎着钢枪的半身照片，登载着报道雷锋同志英雄事迹的长篇文章。我，阅读着、咀嚼着、思索着……

突然，近旁有人叫了声“叔叔”，一只小手伸过来，“嗖”的一声，把报纸“夺”去了！

是谁这样冒昧？我抬眼一看，报纸拿在对座的一个系着红领巾的女孩子手里。她和我在边陲村寨里结识的许多女孩子一样，衣着朴素，体魄健美，有着一双机灵的眼睛。此刻，这双眼睛正注视着报纸的头版上端，眉宇间透出兴奋、欣喜的神色……几乎是同时，她忽然意识到刚才这一贸然的行为，羞怯地一笑，把报纸向我递来：“对不起，解放军叔叔！”

我懂得是一股什么力量使她产生了那样的举动，非但没有责备她，反而赞许地笑了，轻轻推回递来的报纸：“你就看吧！”

女孩子高兴得点头致谢，捧起报纸，专注地看下去，目光再没有移向别处。

火车穿过一个山涧，缓缓驶进石门岭车站。站起身的时候，我向女孩子告别，她才猛然抬起头来，发觉自己也到站了，便匆匆地把报纸递还给我，慌乱地拾掇起东西。我们刚刚走下车梯，一声汽笛响过，火车便徐徐地开动了。

山村小站，本无几人下车，片刻喧闹过后，又是一片寂静。我慢步走出站台，刚要甩开步子，身后传来了哒哒哒的脚步声……

“叔叔！……”女孩子飞步追上来，闪着期望的目光，说：“您那张报纸，我没看完……”

我立刻领悟了这女孩子的心意，一口迭声地说着“好、好、好”，欣喜地拿出报纸，递给了她。

她向我敬个礼，跑开了，身后留下一串铿锵的足音。

我走出站区，再回首遥望，女孩子已经穿过那排白桦树林，登上了春草萌生的山路。此刻，她恰好停下脚步，从路边折了根青青的柳条，向我频频地挥动起来……

转眼间，春去夏来，那个女孩子，我再也不曾见过，印象自然也就淡薄了。

不久，我们开始了一项战备施工，在五道沟和卧牛屯之间架设一条战备电话线。由于地理环境的奇特，这

线，需要从两座大山的悬崖峭壁上架过。

勘测前的傍晚，我们又到群众中去摸这道天险的底细。月亮还没冒出山尖，夜空缀满了星星，山脚下的池塘传来野鸭的鸣叫，村口的山沟里飞来孩子们“捉迷藏”的笑语。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在自家门前的老垂杨下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们在刨平的大圆树墩上放好茶壶、茶碗，又给我们拿来藤条编成的小凳。我们便围着这个别致的“茶几”坐下。老垂柳上挂着一根香蒿搓成的火绳，用来驱逐蚊虫。

我们说明了来意，大娘先是一愣，接着便感叹地说：“那路，可险着呢！”她说，解放前有个被日本关东军抓来的“劳工”，想要逃回家乡，因为发现敌人在条条路上都设下了岗哨，他只得冒险走上悬崖，结果，半路上就坠入了山涧……

“姥姥，慢点讲，我还要听呢！……”话音未落，一个女孩子背着一捆干柴走进来，放在大门一旁，径直跑了过来，并且亲热地喊道：“哪儿来的客人哪？……噢，是解放军叔叔啊！”星光树影下，看不清女孩子的相貌，但却也看得见，她露出一排小白牙，分明在向我们笑哩。她偎依在姥姥身旁，静静地听着我们的谈话。

“险是险，可咱们怕它啥？！”大伯的语调有些激动了：“三十多年前，咱就在这山崖上开出了路！”大

伯说，那时，游击队转战山区，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就是在这条路上出击；他和乡亲们给游击队送粮，就在这条路上往返……

这时，女孩子插嘴说：“再险的路，也有人敢上！大冬天，雪封山，开着汽车走悬崖，又陡又滑，你看那险不险！”

大娘问：“你说的是谁呀？”

“雷锋叔叔呗！”

“噢，又是雷锋！”大伯赞叹地说，“嘿，真是个英雄！”

女孩子越说兴致越高，仿佛她亲眼见过似的，打着手势，向我们描述着：“开汽车比空行走险多了！可是，雷锋叔叔眉头不皱，心里不慌，两手握紧方向盘，嘟嘟嘟——上去了！叔叔，我知道，你们这次勘测，就是学雷锋哩！”

女孩子的话，对我们无疑是一种勉励和鼓舞。背依垂柳的二班长，这时说：“咱们勘测架线算得了什么！雷锋同志的英雄事迹多着哪！别的不讲，单说这爬山登杠子吧，开汽车也比步行难得多哪！”

谁知一提架线，竟引出女孩子一连串的话：“叔叔，部队上使用什么样的电话？和俺生产队那台一样吗？”

“叔叔，在崖上架线，山洪下来，不能冲倒线杆

吗？”

接着，她又提出几个她感兴趣的问题，我们都一一做了回答。她满意地点着头，沉默一会儿，忽然，竟出人意外地问道：

“叔叔，电话兵有没有女的呀？”

……

虽然我看不清她的面部表情，但是，女孩子热情、豪爽的话语，使我感到这是一个思想先进、奋发向上的少年。我们很愿意和她交谈。可是，大伯却烦了：“小孩子家，别乱打岔！啥事都追根问底的……”女孩子并没有生气，亲昵地说：“咱不打岔了！……”说着，从柴捆上拔出那把闪亮的砍刀，走到屋檐下，磨起来。我们的目光跟着孩子移去，一时，竟无人说话，只听见一片嚓嚓的磨刀声……

忽然，大伯一拍大腿，说：“对了，她还走过这条路呢！”

“什么？”我们惊讶地反问一句：“就是那条老山崖吗？！”

“同志，俺这外孙女，能着呢！”大娘带着几分自豪的口气说：“去年冬天，他们生产队丢了一匹小马驹，大家四处找，都没找到。傍黑天，大家正在着急，俺外孙女牵着马驹进院了！你猜，她在哪儿找到的？……就在这条路上！”

“她事先知道这条路吗？”

“不知道。她也是进山找马驹。……”大娘说，这女孩跑上后山，穿过林子，猛听得“哒哒”的叫声，便循声赶去，只见小马驹站在悬崖边上，前蹄刚一登空，女孩上去就劈手抓住了马鬃。……

“姥姥，那点事儿，讲个啥呀！”女孩子埋怨一句，跑进了屋里。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按照大伯的指点，画好了草图，要告辞了。临别，大伯提出，要给我们带路。我们深为感动，可是，怎能叫老人家为我们去冒这个风险！我们只得婉言谢绝，推说动工时间还没确定呢。可是直到送我们走上村街，大伯仍然坚持说：“时间定准，告诉我。这路，咱是带定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勘测队握紧预先备好的砍刀，顶着晨星上路了。在山崖下的灌木丛中，我们终于找到了那条“路”。休说这路是怎样卧在悬崖峭壁之上，构成险峻的地势，就是这路边的枝杈交错、葛藤盘结织成的层层大网，也给行人造成了重重障碍。攀登悬崖峭壁，固然不易，而要拆除这些网罗，更要付出时间和汗水呀！

一个上午过去了，我们回头一看，身后只甩下一里多路，走在前面开路的二班长，见和我们距离不过一米之隔，他咬咬嘴唇，拼力挥起砍刀，咔咔的声音更响

了！大家依然甩不开步子，慢慢地移动着，谁也不说话，只用眉头上的疙瘩交流着内心的语言……

突然，前面开路的二班长不见了。是交错盘结的枝条遮住了我们的视线，还是他不慎坠入了山涧？我手里擦着一把汗，喊了起来。

“我——在——这！”从很远的前方，传来他的回音。

我不顾枝条的抽打，奔着声音扑去。当我被一个盘结的荆条险些绊倒又站起来的时候，我的眼前出现了奇迹：前面的路，一直到山头，葛藤、枝条被削砍得干干净净，开出了一条绿色的长廊。二班长正站在长廊的另端。向我大笑呢！我看着树枝上留下的刚刚砍过的痕迹，心想，这二百多米的“长廊”，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决不会是二班长一个人开出来的。

奇怪！是谁暗地里为我们清路，当了我们的向导？

绿色长廊的突然出现，使我们勘测的进度大大加快了！我们怀着感激之情，攀上山头，放眼望去，对面山头上的绿树丛中，突然出现几个红点。是红花？不象！是枫叶？也不象！仔细一望，噢，原来是几个系着红领巾的孩子。

我们用双手做成喇叭状贴在嘴边，大声喊起来。没有听见回答，只见其中的一个孩子，抡起雪亮的砍刀，向路边一削，然后举起一根青青的柳条，向我们挥舞几

下，随即不见了。

我的心，不禁猛然一动，产生了种种猜想，但终又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直到入夜以后，我们刚刚完成任务，被临近生产队的亲人们接进村里休息，我才揭开了这个“谜底”。

在生产队的办公室里，在新近安装的电灯下，亲人们和我们围坐在一起。老支书埋怨地说：“你们咋不吱一声，我们不能干别的，还能带个路呢！……闯过这段险路，真不易呀！……”

“几个孩子已经给我们带路了！”我激动地说。

“是吗？”老支书思忖一下，“一定是祝小梅带的头……祝小梅呢？”

一个女孩子被几个小朋友从人群中推拥出来，腼腆地朝我们笑了笑。忽然，睁大两眼，对我说道：“叔叔，原来是你呀！你不认识我啦？”

“怎会不认识？”我这才确信自己的判断，“昨天晚上，在你姥家，咱们……”

“不，咱们认识得还早……”

“还早？……”

我正茫然不知所答，祝小梅忽然从兜里掏出一张旧报纸，递给了我：“谢谢你，叔叔！”说着，又从兜里掏出一本宣传雷锋同志英雄事迹的小册子：“我，有了这个。”

记忆的帷幕一下子拉开了。我惊喜地走上前去，握紧她的一双小手，一时不知说啥是好。

乡亲们散去之后，我们跟老支书又谈了多时。当我们送他出门时，忽然听见，从井台那边传来一片嚓嚓的磨刀声。当空的明月，把井台照得通亮，几把砍刀在青石板上磨来擦去，迸出一串串火星子。我把同志们喊出来，大家提着砍刀，走向井台。我们要同祝小梅，同她的伙伴们，同那几位社员一起，把砍刀磨得雪亮锋快，去迎接明天的战斗……

完成那项任务之后，我便离开了边疆。

如今，十个年头过去了！当年在窗前栽下的那几株杨柳，现在已经抖动着翠绿的枝头，高过了屋顶。祝小梅，该是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了吧？我多么想知道她的信息呀！

依然是一个春光宜人的早晨，邮递员送来了报纸。我刚刚把它展开，铺在桌上，目光一触到那横栏标题，顿时就象有股电流通过了我的周身。我急忙擦擦眼镜，把报纸双手捧在眼前，竟激动地喊了起来：“我们终于见面了！”

是的，十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又见到了祝小梅，是在这张报纸上。那醒目的通讯文题《英雄的女通讯兵》的后边，紧跟着是她的名字“祝小梅”。文中配有一幅

印刷清晰的照片：年青的祝小梅一手握着钢钳，一手扯着电话线，从容自若地登在一株白杨上；风吹起她的衣角，她侧过脸来，在看着群山、林海，笑呢！我一口气读完了这篇通讯。有的人，对于一个二十几岁的女战士，能做出那么惊心动魄的事迹，也许要感到几分惊讶。而我，却只感到高兴，因为，我熟知她少年时代的足迹……

遐想之余，我把出版时间相距十年的两张报纸，规规整整地存放在了一起。

这时，孩子们激昂嘹亮的歌声又飞进窗来。我凭窗远眺，只见繁杨翠柳围成的广场上，一群红领巾正迎着灿烂的朝阳，在唱着一支赞美春天的歌。





彩虹从这里升起

赵 赴

彩虹是美的。那明丽鲜艳的七色的绸带，衬在碧蓝的天上，唤起人们多少遐想和沉思。小时候，我常常趴在窗台上，望着那天边的彩虹出神地想过：这么好看的虹是从那里升起来的呀？开初，我看它好象是从乡间大道上升起来的。于是，在彩虹弯出岗顶的时候，我光着脚顺着村前的大道跑啊，跑啊，跑了老远老远，那彩虹还是离我老远老远。后来，我又认为它是从大江边上升起来的。有一次，雨后，虹横江面，我跳进滚滚的江水里，向着彩虹游去，游得老远老远，那彩虹还是离我老远老远……噢！这彩虹到底是从哪里升起来的呢？

后来上学了，从课本上我知道了，原来是雨过天晴，空气中还凝些水珠，叫阳光一照，便成了七色的虹。从道理上是弄通了，但每当我望见那彩虹升空，便又象以往那样，觉得这美丽的彩虹应该是从最美好的地方升起，若是能找寻到彩虹升起的地方，一定会有新的发现，新的启示和新的收获……

这个想法在我心底流荡了多少年，前几天总算如愿了，找寻到一处彩虹升起的地方。出人意料的，不是在夏季的雨后，而是在隆冬的雪野。有人会说我是把飞溅的钢花，或是横江跨河的长桥比做彩虹了吧？不，这的确确是道光华璀璨的彩虹！我发现这处彩虹升起的地方，也不是我从未去过的什么神秘的所在，而是生我养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阳泉公社兴农大队的全部土地分布在一条沙土的早龙岗上。这种土质，怕旱不怕涝。比如降下一场十至十五毫米的春雨，别处都是满好的墒情，可我们兴农大队的土地仍然是干爽爽的。偏巧，这里今年遇上了一场罕见的“掐脖子旱”，撒进土里的种子虽已绽脐冒芽了，可就是拱不出土来。干楞楞的沙土地，表层板结得象压了块龟裂的石板。别的生产队遇上这样的旱情，可以开闸引渠，扬水浇灌。这在我们兴农大队却是不可思议的事。你看那早龙岗坡陡岭高，怎能将岗下的滔滔江水引上山来？可是我的乡亲们并没有在困难面前低

头。党支书丁大柱领着全体贫下中农，肩挑手提，取水救灾，象燕子衔泥那样，用肩膀挑出了满坡碧锦，一地绿苗，到秋霜染红枫叶的时候，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化成了好收成，产量上了《纲要》，亩产正好是四百斤。但是，今年这里毕竟是受了灾，这个产量在全公社还是最低的。听说丁大柱正带领群众讨论明年的增产措施，领导让我回村去住几天，了解一下情况。

我踩着盘山雪路，顺着江沿，往兴农大队赶。在离村子挺远的地方，遇上一队红小兵，全是拉着小小的爬犁，上面都放着个大团筐。我邻家的小翠英甩着两根小辫跑在前面，她的小爬犁上，插着面小红旗，叫寒风一抖，飘飘摆摆的，好不威风！

“小英，干啥呢？”我走了过去。

这孩子一见是我，高兴地说：“叔叔，我们在这画图画儿呐！”

“画图画儿？”

“是呀！”小翠英指着早龙岗顶说，“我们画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你看，大柱叔带领大伙开干了，咱红小兵能落后吗？”

“对！不能落后！”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见岗顶上、江畔上红旗飘舞，锹镐起落。小翠英告诉我，那是丁大柱跟群众一起，在修建兴农大队的第一个扬水站。小翠英这帮孩子们是为建筑泵房，到这来搜拣石

头的。

欢快的心情，使我加快了脚步，兴高采烈地进了村。可是，我从村东走到村西，没见一个人影。正茫然不解的时候，从村西饲养室里传来了打铁声，丁丁当，丁丁当，听这锤声有板有眼，准是个有功夫的匠人。我踩着锤声的节奏进了饲养室，便吃惊地站住了。原来打铁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二叔。二叔在风雨中摔打出个好身板，年过六十，腿不打颤，腰不弯，耳也灵，眼也明。可他从来没摸过锤把子，什么时候学下了这身功夫？你看他，一手稳当地掌着钳，一手拎着锤，指挥两个棒小伙子抡大锤，这两大一小三把锤，搅着花砸下去，一块红铁生叫他们砸出个样来。我不觉乐得喊出了声：“二叔，你啥时学的？”

二叔把这个铁件淬了火，才倒出工夫，抹了抹盈满皱纹的汗水，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形势逼人，咱得自力更生。这不，柱书记领俺画又新鲜又好看的画儿，俺就学了这门功夫。”

“二叔，你可真有个灵劲呀，干的挺是样。”

“嘿嘿，什么灵劲，天底下那有不干就什么都会的灵通人。俺这把锤子，也算一杆笔哩，给那画上的大花小朵添上些绿叶。你看，咱造出了个‘龙鼻具’！”

“‘龙鼻具’？”

“是啊！不是说‘要治旱龙岗，引龙坡上来’吗？